四庫全書

史部

元史卷一百七十九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列傳第六十六

賀勝

賀勝仁傑子也字真卿一字舉安小字巴延以小字行嘗從許衡游通經傳大義年十六入宿衛凝重寡言世祖甚器重之大臣有密奏輒屏左右獨留勝許聽之出

則參乘輿入則侍帷幄非休沐不得至家至元二十四年納延叛帝親征勝直武帳中雖親王不得輒至勝使旨飭諸將詰旦合戰還侍帝側矢交帳前勝立侍不動納延既敗帝還都乘輿夜行足苦寒勝解衣以身溫之帝一日獵還勝參乘伶人蒙采毳作獅子舞以迎駕輿象驚奔逸不可制勝投身當象前後至者斷靷縱象乘輿乃安勝退創甚帝親撫之遣尚醫尚食視護拜集賢學士領太史院事詔賜一品服盧世榮僧格秉政勢焰

熏灼勝父仁傑留守上都不肯為之下僧格欲陰中之
累數十奏帝皆不聽至元二十八年僧格敗罷尚書省
政歸中書帝問誰可相者勝對曰天下公論皆屬諤勒
哲遂相諤勒哲而以勝參知政事三十年僉樞密院事
遷大都護大德九年勝父仁傑請老以勝代為上都留
守兼本路都總管開平府尹虎賁親軍都指揮使既至
通商賈抑豪縱出納有法裁量有度供億不匱民賴以
安諸權貴子弟奴隸有暴横驕縱者悉繩以法至大三

年進光禄大夫左丞相行上都留守兼本路總管府達嚕噶齊尋又加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奉聖州民高氏籍虎賁以貲雄鄉里身死子幼有達官利其財使其部曲强娶高氏婦勝白帝斥之高氏以全歲大饑輒發倉廪賑民乃自劾待罪帝報曰祖宗以上都之民付卿父子欲安之也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卿其視事民德之為立祠上都西門外帝聞之復命工寫其像以賜俾傳示子孫未幾以足疾請老不許曰卿卧護足矣賜小車出

入禁闥初開平人張弼家富弼死其奴索錢民家弗得毆負錢者至死有治其獄者教奴引弼子并下之獄丞相特們德爾受其賂六萬緡終不爲直勝素惡特們德爾貪暴居同巷不與往來聞弼事以語御史中丞楊多爾濟楊多爾濟語監察御史伊嚕音特穆爾徐元素遂劾奏丞相逮治其左右得所賂實事以聞帝亦素惡特們德爾欲誅之特們德爾走匿太后宫中太后爲言僅奪其印綬而罷之及英宗即位在諒闇中特們德爾遂

復出據相位乃執楊多爾濟及中書平章政事蕭拜珠同日戮於市且復誣勝乘賜車迎詔不敬并殺之勝死之日百姓爭持紙錢哭於屍旁甚哀泰定初詔雪其寃贈推忠宣力保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泰國公謚惠愍至正三年加贈推忠亮節同德翊戴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涇陽王改謚忠宣子二人惟一開府儀同三司中書左丞相監修國史惟賢太中大夫同知上都留守司事孫均太子詹事

楊多爾濟

楊多爾濟河西寧夏人少孤與其兄皆幼即知自立語言儀度如成人事仁宗於藩邸甚見倚重大德丁未從還懷孟仁宗聞朝廷有變將北還命多爾濟與李孟先之京師與右丞相哈喇哈斯定議迎武宗於北藩仁宗還京師多爾濟譏察禁衛密致警備仁宗嘉賴焉親解所服帶以賜既佐定内難仁宗居東宫論功以為太中大夫家令丞日夕侍側雖休沐不至家衆敬憚之會兄

卒涕泣不勝哀仁宗憐之存問優厚事寡嫂有禮待兄子不異已子家人化之進正奉大夫延慶使武宗聞其賢名見之仁宗曰此人誠可任大事然剛直寡合武宗顧視之曰然仁宗始總大政執誤國者將盡按誅之多爾濟曰為政而尚殺非帝王之治也帝感其言誅其尤者民大悅服帝他日與中書平章李孟論元從人材孟以多爾濟為第一帝然之拜禮部尚書初尚書省改作至大銀鈔視中統一當其二十五又鑄銅為至大錢至

是議罷之多爾濟曰法有便否不當視立法之人為廢置銀鈔固當廢銅錢與楮幣相權而用之昔之道也國無棄寶民無失利錢未可遽廢也言雖不盡用時論是之遷宣徽副使御史請遷為臺官帝以宣徽饍用素不會計特以委之未之許也有言近臣受賄者帝怒其非所當言將誅之時張珪為御史中丞叩頭諫不聽多爾濟言於帝曰誅告者失刑違諫者失誼世無諍臣久矣張珪真中丞也帝喜竟用珪言拜多爾濟為侍御史帝

宴閒時羣臣侍坐者或言笑踰度帝見其正色為之改容有犯法者雖貴幸無所容貸怨者因共譖之帝知之深譖不得行拜資德大夫御史中丞中書平章政事張閭以妻病謁告歸江南奪民河渡地多爾濟以失大體劾罷之江東西奉使威喇不稱職權臣匿其奸冀不問多爾濟劾而杖之威喇媿死御史納琳言事忤旨帝怒叵測多爾濟救之一日至八九奏曰臣非愛納琳誠不願陛下有殺御史之名帝曰為卿宥之可左遷為昌平

令昌平畿內劇縣欲以是困納琳多爾濟又言曰以御史宰京邑無不可者但以言事而得左遷恐後之來者用是為戒不肯復言矣帝不允後數日帝讀貞觀政要多爾濟侍側帝顧謂曰魏徵古之遺直也朕安得用之對曰直由太宗若太宗不聽徵雖直將焉用之帝曰御意在納琳耶朕當赦之成爾直名也有上書言朝政闕失而觸宰相宰相怒將取旨殺之多爾濟曰詔書云言雖不當無罪今若此何以示信天下果誅之臣亦負其

職矣帝悟釋之於是特加昭文館大學士榮禄大夫以
獎其直言時位一品者多乘間邀王爵贈先世或謂多
爾濟者倚方重苟言之當可得也多爾濟曰家世寒微
幸際遇至此已懼不稱尚敢求多乎且我為之何以風
厲僥倖者遷中政院使未幾復為中丞遷集賢大學士
為權臣特們德爾所害而死年四十二初武宗崩皇太
后在興聖宮特們德爾為丞相踰月仁宗即位因遂相
之居兩歲得罪斥罷更自結徽政近臣復再入相恃勢

貪虐兇穢過甚中外切齒羣臣不知所為御史中丞蕭
拜珠拜中書右丞又拜平章政事稍牽制之多爾濟自
侍御史拜御史中丞慨然以糾正其罪為己任上都富
民張弼殺人繫獄特們德爾使大奴脅留守賀巴延出
之及強以他奸利事不能得一日坐都堂盛怒以官事
召留守將罪之留守昌言大奴所干非法不敢聽他宰
無罪特們德爾語詘得解去多爾濟廉得其所受弼賍
鉅萬萬大奴猶數千使御史徐元素按得實入奏而御

史納琳又發其私罪二十餘條帝震怒有詔逮問特們德爾逃匿帝為不御酒數日以待決獄盡誅其大奴同惡數人特們德爾終不能得多爾濟持之急徽政近臣以太后旨名多爾濟至宮門責以違旨意者對曰待罪御史奉行祖宗法必得罪人非敢違太后旨也帝仁孝恐誠岀太后意不忍重傷咈之但罷其相位而遷多爾濟為集賢學士帝猶數以臺事問之對曰非臣職事臣不敢與聞所念者特們德爾雖去君側反得為東宮師

傅在太子左右恐售其奸則禍有不可勝言者仁宗崩英宗猶在東宫特們德爾復相乃宣太后旨名蕭拜珠多爾濟至徽政院與徽政使實勒們御史大夫圖圖爾哈雅問之責以前違太后旨之罪多爾濟曰中丞之職恨不即斬汝以謝天下果違太后旨汝其有今日耶特們德爾又引同時為御史者二人證成其獄多爾濟顧二人唾之曰汝等嘗得備風憲乃為是犬彘事耶坐者皆慚俯首即起入奏未幾稱旨執多爾濟載詣國門

之外與蕭拜珠俱見殺是日風沙晦冥都人恟懼道路相視以目英宗即位詔書遂加以誣罔大臣之罪特們德爾權勢既成毫髪之怨無不報者太后驚悔帝亦覺其所譖毀者皆先帝舊臣未及論治而特們德爾以病死會有天灾求直言會議廷中集賢大學士張珪中書參議和和皆稱蕭楊等死甚冤是致不雨聞者皆失色言終不得達及珪拜平章即告丞相拜珠曰賞罰不當枉抑不伸不可以為治若蕭楊等冤何不亟昭雪之也丞

相善之遂請於帝詔昭雪其寃特贈思順佐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夏國公謚忠愍多爾濟死時權臣欲奪其妻劉氏與人劉氏剪髮毀容以自誓乃免子布哈

布哈幼有才氣能以禮自持好讀書善書初仁宗聞而名之應對稱旨欲以為翰林直學士力辭後遭家難益自勵節為學以蔭補武備司提點轉僉河東廉訪司事嘗出按部民有殺子以誣怨者獄成布哈讞之曰以十

歲小兒受十一鎗且彼以斧殺怨必盡其力何痕之淺
反不入膚耶遂得其情平反出之河東民饑先損已貲
以賑請未得命即發公廩繼之民遂賴不死天歷初文
宗入繼大統除通政院判將行值陜西諸軍拒詔郡邑
守吏率民逃之布哈獨率衆出禦呼西人諭之曰民者
祖宗艱難所致國家大事何與於民汝等既昧逆順又
欲殘此無辜吾有為民死爾不汝從也陣潰遂見殺二
僕亦見執曰吾主既為國死吾縱為人奴今苟得生他

日何以見吾主於地下不若死從吾主欲起殺𠑊𠑊要斬之至順三年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以褒其忠

蕭拜珠

蕭拜珠契丹舒穆嚕氏也曽祖綽納多力善射識見明敏仕金為古北口屯戍千戸歳庚午國兵南下金將孔克丹巴克賫遁綽納於暮夜潛領兵三千人力戰不克矢中其胸遂開關降太祖命綽納襲扎克丹巴克賫追及平灤降之因攻取平灤檀順深兾等州及昌平紅螺

平頂諸砦又兩敗金兵於邦君甸授檀州軍民元帥太祖方西征綽納驛送竹箭弓弩弦各一萬擢檀順昌平萬戶仍管打捕鷹房人匠卒於官後追封順國公謚忠毅弟拉旺始以楊城漁寨來降為綽納弟克質子多立戰功襲檀州節度使言安以水柵未下陰誘湯河川人叛去拉旺追之不克死馬綽納子青山中統元年襲萬戶至元十一年從丞相巴延平宋還授湖北提刑按察使追封順國公謚武定青山子哈喇特穆爾少事裕宗

於東宮典宿衛仕為檀州知州追封順民公謚康惠拜珠乃哈喇特穆爾之子也嘗從仁宗北征特授檀州知州入為禮部郎中擢同知大都路總管府事出知中山府以憂去官屬仁宗過中山有同官者譖於近侍曰知州去官實憚迎候煩勞耳帝頷之適行田野間見老嫗問之曰府中官孰好嫗對曰有蕭知府餘不知也復過神祠有數老人焚香羅拜遣問之曰汝輩何所禱合辭對曰蕭知府奔喪還欲其速來是以禱也帝意遂釋武

宗即位起復中書左司郎中出為河間路總管府名為右衛率使遷戶部尚書遂拜御史中丞皇慶元年遷陝西行中書省右丞延祐三年進中書平章政事除典瑞院使超授銀青榮禄大夫崇祥院使英宗即位之十有九日右丞相特們徳爾怨拜珠在省中牽制其所為又發其姦贓專制等事遂請依皇太后旨并前御史中丞楊多爾濟皆殺之帝曰人命至重刑殺非輕不宜倉卒二人罪狀未明當白太后請詳審之君果無寃誅之未

晚竟殺之並籍其家語見楊多爾濟及特們德爾傳泰定間贈守正佐治功臣太保儀同三司柱國追封薊國公諡忠愍拜珠之死有吳仲者潛守其屍三日不去竟收葬之

元史卷一百七十九

元史卷一百七十九考證

賀勝傳教奴引弼子并下之獄　原刻訛作數奴據元史類編改正

楊多爾濟傳御史伊聶沁又發其私罪二十餘事　按通鑑延祐四年内外御史四十餘人共劾特們德爾罪條列甚詳與特們德爾傳所載俱合此云伊聶沁一人發其罪彼此互異

蕭拜珠傳英宗即位之十有九日　按本紀特們德爾

以延祐七年二月矯太后旨殺拜珠英宗于三月十一日始即位是拜珠之殺在英宗未即位前與此年月先後互異

元史卷一百八十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列傳第六十七

耶律希亮

耶律希亮字明甫楚材之孫鑄之子也初六皇后命以齊達濟氏歸鑄生希亮於和林南之凉樓曰托果斯六皇后遂以其地名之憲宗嘗遣鑄斂錢糧于燕鑄曰臣

先世皆讀儒書儒生俱在中土願携諸子至燕受業憲宗從之乃命希亮師事北平趙衍時方九歲未浹旬已能賦詩歲丙辰憲宗名鑄還和林希亮獨留燕歲戊午憲宗在六盤山希亮詣行在所已而鑄扈從南伐希亮亦在行明年憲宗崩於蜀希亮將輜重北歸陝右又明年爲中統元年世祖即位額呼布格反遣使名主將琿塔哈鑄說琿塔哈等入朝皆不從則棄其妻子挺身來歸既而琿塔哈知鑄去怒遣百騎追之不及乃使百人

監視希亮毋子迫脅使從行自靈武過伊奇哩城至西涼甘州額呼布格遣大將阿勒達爾自和琳帥師至焉支山希亮見之阿勒達爾問而父安在希亮曰不知與吾父同任事者宜知之琿塔哈怒詬曰我焉得知之其父今亡命東見皇帝矣希亮曰若然則何為不知阿勒達爾熟視琿塔哈曰此言深有意焉詰希亮甚急希亮曰使吾知之亦從而去安得獨留阿勒達爾以為實免其監泚既而阿勒達爾琿塔哈為大兵所殺其殘卒北

走衆推哈喇布哈爲帥希亮潛匿甘州北黑水東沙陀中殿兵已過十餘里有尋馬者適至老婢漏言衆奄至驅至肅州哈喇布哈與鑄有婚姻之好又哈喇布哈在蜀時嘗疾病鑄名醫視之遺以酒食因釋希亮縛謂曰我受恩於汝父此圖報之秋也及抵沙州北川希亮與兄弟徒步負任不火食者數日是冬涉雪踰天山至北庭都護府二年至展斡爾城夏踰瑪納斯河抵葉美里城乃定宗潛邸湯沐邑也時六皇后之妹主后位與宗

王和和皆欲東覲希亮毋容知其事携希亮入見已而不果冬至于和博果之地三年定宗幼子大名王閔其不能歸遺以幣帛鞍馬乃從大名王至呼濟爾之地會宗王阿勒呼木至誅額呼布格所用鎮守之人索羅該欲附世祖復從大名王及阿勒呼木二王還至葉美里城王遺以耳環其二珠大如榛實價值千金欲穿其耳使帶之希亮辭曰不敢因是以傷父母之遺體也且無功受賞於禮尤不可王又解金束帶遺之且曰繫此於

遺體宜無傷五月又爲額呼布格兵所驅西行千五百里至巴爾薩里之地六月又西至哈招沙之地又從至布拉城又西行六百里至徹徹里扎拉之山后妃輜重皆留于此希亮母及兄弟亦在焉希亮單騎行二百餘里至徹伯爾城又百里至葉爾羌城而哈喇布哈之兵奄至希亮又從二王興師還至布拉城與哈喇布哈戰敗之盡殲其衆二王乃函其頭遣使報捷十月至伊伊斯康之地四年至喀什噶爾城四月額呼布格兵復至

希亮從征至和木巴實城時希亮母從后避暑於阿提
巴實山先是鑄嘗言于世祖臣之妻子皆在北邉至是
世祖遣布哈綽克至二王所因以璽書名希亮馳驛赴
闕六月由庫克新城至哈喇和卓出伊州涉大漠以還
八月覲世祖于上都之大安閣備陳邉事及覊旅困苦
之狀世祖憐之賜鈔千錠金帶一幣帛三十命爲實古
爾必且齊至元八年授奉訓大夫符寶郎十二年既平
宋世祖命希亮問諸降將日本可伐否夏貴呂文焕范

文虎陳奕等皆云可伐希亮奏曰宋與遼金攻戰且三百年干戈甫定人得息肩俟數年興師未晚世祖然之十三年太府監令史盧贄言於監官各路所貢布長三丈惟平陽加一丈諸集賽台以故爭取平陽布尚截其長者與他郡等則無所爭而以其所截者爲縣漆宮殿器皿之用甚便監官從之適左右以其事聞帝以詰監官監官倉皇莫知所以對歸罪於贄帝命斬之希亮遇諸塗贄以冤告希亮命少緩具以實入奏有旨令董文

忠讞之竟釋贄而召御史大夫塔齊爾等讓之曰此事言官當言而不言向微托果斯不惧誅此人耶十四年轉嘉議大夫禮部尚書尋遷吏部尚書帝駐蹕齊訥格台之地希亮至奏對畢董文忠問大都近事希亮曰囹圄多囚耳世祖方欹枕而卧忽寤問其故希亮奏曰近奉旨漢人盜鈔六文者殺以是囚多帝驚問孰傳此語省臣曰此旨實托爾齊所傳托爾齊曰陛下在南坡以語蒙古兒童帝曰前言戲耳曷嘗著爲令式乃罪托爾

齊希亮因奏曰令既出矣必明其錯悮以安民心帝善其言即命希亮至大都諭旨中書十七年希亮以跋涉西土足病痿攣謝事而去退居濼陽者二十餘年至大三年武宗訪求先朝舊臣特除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尋改授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希亮以職在史官乃類次世祖嘉言善行以進英宗取其書置禁中久之閒居京師四方之士多從之游泰定四年卒年八十一希亮性至孝困厄遐方家貲散亡已盡僅藏祖

考畫像四時就穹廬陳列致奠盡誠盡敬朔漠之人咸相聚來觀歎曰此中土之禮也雖疾病不廢書史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所著詩文及從軍紀行錄三十卷目之曰愫軒集贈推忠輔義守正功臣資善大夫集賢學士上護軍追封漆水郡公諡忠嘉

趙世延

趙世延字子敬其先永古特族人居雲中北邊曾祖達家爲金羣牧使太祖得其所牧馬達家死之祖阿勒楚

爾幼孤鞠於外大父兆嘉諭爲趙家因氏趙驍勇善騎射從太祖征伐有功爲蒙古漢軍征行大元帥鎮蜀因家成都父赫色以門功襲父元帥職兼文州吐蕃萬戶達嚕噶齊世延天資秀發喜讀書究心儒者體用之學弱冠世祖召見俾入樞密院御史臺肄習官政至元二十一年授承事郎雲南諸路提刑按察司判官時年二十有四烏蒙蠻酋叛世延會省臣以軍討之蠻兵大潰即請降二十六年擢監察御史與同列五人劾桑哥相僧

格不法中丞趙國輔僧格黨也抑不以聞吏以告僧格於是五人者悉爲所擠而世延幸免奉旨按平陽郡監額森呼圖克贓鉅萬鞫左司郎中董仲威殺人獄皆明允二十九年轉奉議大夫出僉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司事敦儒學立義倉撤淫祠脩澧陽縣壤隄嚴常澧掠賣良民之禁部内晏然元貞元年除江南行御史臺都事丁内艱不赴大德元年復除前官三年移中臺都事俄改中書左司都事臺臣奏仍爲都事中臺六年由山

東肅政廉訪副使改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十年除安西路總管安西故京兆省臺所治號稱會府前政壅滯者三千牘世延既至不三月剖决殆盡陜民饑省臺議請于朝賑之世延曰捄荒如捄火願先發廩以賑朝廷設不允世延當傾家財若身以償省臺從之所活者衆至大元年除紹興路總管改四川肅政廉訪使蒙古軍士科差繁重而軍士就戍往来者多害人且軍官或抑良為奴世延皆除其𡚁而正其罪又脩都江堰民尤便

之四年陞中奉大夫陜西行臺侍御史先是八百媳婦爲邊患右丞劉深往討之兵敗而還坐罪棄市及是右丞阿固台當繼行世延言蠻夷事在覊縻而重煩天討致軍旅亡失誅戮省臣藉使盡得其地何補於國今窮兵黷武實傷聖治朝廷第當選重臣知治體者付以邊寄兵宜止勿用事聞樞密院臣以為用兵國家大事不宜以一人之言爲興輟世延聞之並再上事卒罷皇慶二年拜浙江行省參知政事尋召還拜侍御史延祐元

年省臣奏比奉詔漢人參政用儒者趙世延其人也帝曰世延誠可用然永特古氏非漢人其署宜居右遂拜中書參知政事居中書二十月遷御史中丞有旨省臣自平章以下率送之官其禮前所無有故爲權臣所忌乃用皇太后旨出世延爲雲南行省右丞陛辭帝特命仍還御史臺爲中丞三年世延劾奏權臣太師右丞相特們德爾罪惡十有三年詔奪其職尋陞翰林學士承旨兼御史中丞世延固辭乃解中丞五年進光禄大夫

昭文館學士守大都留守乞補外拜四川行省平章政事世延議即重慶路立屯田物色江津巴縣閒田七百八十三頃摘軍千二百人墾之歲得粟鵅一千七百石明年仁宗崩特們德爾復居相位銳意報復屬其黨何志道誘世延從弟索約勒哈呼誣告世延罪逮世延置對至夔路遇赦世延以疾抵荆門留就醫特們德爾遣使督追至京師俾其黨煅煉使成獄會有旨事經赦原勿復問特們德爾更以它事白帝繫之刑曹逼令自裁

世延不爲動居因再歳索約勒哈呼自以所訴涉誣欺亡去中書左丞相拜珠屢言世延亡辜得㫖出獄就舍以養疾先是帝獵北涼亭顧謂侍臣曰趙世延先帝所尊禮而特們德爾妄入其罪數請誅之此殆報私怨耳朕豈能從之侍臣皆叩頭稱萬歳特們德爾在上都聞世延出獄索省牘視之怒曰此左丞相罔上所爲也事聞帝語之曰此朕意耳未幾特們德爾死事乃釋世延出居於金陵泰定元年召還朝除集賢大學士明年出

爲江南行臺御史中丞四年入朝復爲御史中丞又遷中書右丞明年有旨趙世延項爲權姦所誣中書宜徧移天下昭雪其非辜仍加翰林學士承旨光禄大夫經筵開兼知經筵事選揀勸講者皆一時名流又加同知樞密院事泰定帝崩雅克特穆爾與宗王大臣議武宗子周王懷王於法當立周王遠在朔漠而懷王久居民間備嘗艱險民必歸之天位不可久虚不如先迎懷王以從民望八月即定策迎之于江陵懷王即位是爲文

宗當是時世延賛畫之功爲多文宗即位世延仍以御史中丞兼翰林學士承旨以疾乞歸田里詔不允天歷二年正月復除江南行臺御史中丞行次濟州三月改集賢大學士六月又加奎章閣大學士八月拜中書平章政事冬世延至京固辭不允詔以世延年高多疾許乘小車入内至順元年詔世延與虞集等纂修皇朝經世大典世延屢奏臣衰老乞解中書政務専意纂修帝曰老臣如卿者無幾求退之言後勿復陳四月仍加翰

林學士承旨封魯國公秋以疾移文中書致其事明日即行養疾於金陵之茅山詔徵還朝不能行二年改封涼國公元統二年詔賜世延錢凡四萬緡至元改元仍除奎章閣大學士翰林學士承旨中書平章政事魯國公明年五月至成都十一月卒享年七十有七至正二年贈世延執法佐運翊亮功臣太保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國追封魯國公謚文忠世延歷事凡九朝扬歷省臺五十餘年負經濟之資而將之以忠義守之以清介飾

之以文學凡軍國利病生民休戚知無不言而於儒者名教尤拳拳焉爲文章波瀾浩瀚一根於理甞較定律令彚次風憲宏綱行于世五子達者三人伊濟台黄州路總管次伊嚕江浙行省理問官布呼夔州路總管天歷初囊嘉特據蜀叛死于難特贈推忠秉義効節功臣資善大夫中書右丞上護軍追封蜀郡公謚忠愍

孔思晦

孔思晦字明道孔子五十四世孫也資質端重而性簡

默童丱時讀書已識大義及長受業於導江張𩑈講求義理於詞章之習薄而弗爲家貧躬耕以爲養雖劇寒暑而爲學未嘗懈遠近爭聘爲子弟師大徳中游京師祭酒耶律有尚欲薦之以母老辭而歸母卧疾躬進藥餌衣不解帶居喪勺水不入口者五日至大中舉茂才爲范陽儒學教諭延祐初調宣陽學先是兩縣校官率以廩薄不能守職而思晦以儉約自將教養有法比代去學者皆不忍舍之於是孔氏族人相與議思晦適長

且賢宜襲封爵奉祀事狀上政府事未决仁宗在位雅崇尚儒道一日問孔子之裔今幾世襲爵為誰廷臣具對曰未定帝親取孔氏譜牒按之曰以嫡應襲封者思晦也復奚疑特授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月俸百緡加至五百緡賜四品印泰定三年山東廉訪副使王鵬南言襲爵上公而階止四品於格弗稱且失尊崇意明年陞嘉議大夫至順二年改賜三品印思晦以宗祀責重恒懼弗勝每遇祭祀必敬必慎初廟燬于兵後雖苟完

而角樓圍墻未備思晦竭力營度以復其舊金絲堂壞又一新之祭器禮服悉加整飭又以尼山乃毓聖之地故有廟已毀民冒耕祭田且百年思晦復其田里請置尼山書院以列于學官朝廷從之三氏學舊有田三千畝占于豪民子思書院舊有營運錢萬緡貸於民取子錢以供祭祀久之民不輸子錢并負其本思晦皆理而復之聖父舊封齊國公思晦言于朝曰宣聖封王而父爵猶公願加褒崇乃詔加封聖父啓聖王聖母王夫人

五季時孔末之後方盛欲以偽滅真害宣聖子孫幾盡至是其裔復欲冒稱宣聖後思晦以為不早辨則真偽久益不可明彼與我不共戴天乃列于族與共拜殿廷可乎遂會族人稽典故斥之既又重刻宗譜于石而孔氏族裔益明矣元統元年卒年六十七卒之日有鶴百餘翔其屋上又見神光自東南落其舍北至正中朝廷加贈其官而賜謚曰文肅子曰克堅襲封衍聖公階嘉議大夫既而進通奉大夫至正十五年召為同知太常

禮儀院事拜陝西行臺侍御史遷國子祭酒擢山東肅

政廉訪使不赴孫希學襲衍聖公

元史卷一百八十

元史卷一百八十考證

耶律希亮傳及抵沙州北川　原刻訛北州沙川據永樂大典改正

有旨命董文忠讞之　原刻誤作董文用按董文忠傳及姚燧集云太府監屬盧甲盜剪官布帝命殺之懲衆文忠請付有司閱實曰即遣文忠及近臣圖門覆之得誣狀釋之盧甲即盧贄也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元史卷一百八十一至四

檢討臣翁樹培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朱鈐

元史卷一百九十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列傳第七十七

元明善

元明善字復初大名清河人其先蓋拓跋魏之裔居清河者至明善四世矣明善資穎悟絶出讀書過目輒記諸經皆有師法而尤深於春秋弱冠游吳中已名能文

章浙東使者薦為安豐建康兩學正辟掾行樞密院時
董士選僉院事待之若賓友不敢以曹屬御之及士選
陞江西左丞又辟為省掾會贛州賊劉貴反明善從士
選將兵討之擒賊三百人明善議緩詿誤得全活者百
三十人一日將佐白宜多戮俘獲及尸一切死者以張
軍聲明善固爭以為王者之師恭行天罰小醜陸梁戮
其渠魁可爾民何辜焉既又得賊所書贛吉民丁十萬
于籍者有司喜欲滋蔓為利明善請火其籍以滅跡二

郡遂安陞掾南行臺未幾授樞密院照磨轉中書左曹掾掾曹無留事始明善在江西時張瑄為其省參政明善有馬駿而瘠瑄假為從騎久益壯瑄愛之致米三十斛酬其直後瑄敗江浙行省籍其家得金穀之簿書米三十斛送元復初不言以酬馬直明善坐免久之有為辯白其事者乃復掾省曹仁宗居東宮首擢為太子文學及即位改翰林待制與修成宗順宗實録陞翰林直學士詔節尚書經文譯其關政要者以進明善舉宋忠

臣子集賢直學士文陞同譯潤許之書成每奏一篇帝必稱善曰二帝三王之道非卿莫聞也興聖太后既受尊號廷臣請因肆赦明善曰數赦非善人之福宥過可也奉旨出賑山東河南饑時彭城下邳諸州連數十驛民餓馬斃而官無文書賑貸明善以鈔萬二千錠分給之曰擅命獲罪所不辭也還修武宗實録又陞翰林侍講學士預議科舉服色等事延祐二年始會試天下進士明善首充考試官及廷試又為讀卷官所取士後多

為名臣改禮部尚書正孔氏宗法以宣聖五十四世孫思晦襲封衍聖公事上制可之擢參議中書省事旋復入翰林為侍讀歲中拜湖廣行省參知政事又召入集賢為侍讀議廣廟制陞翰林學士修仁宗實録英宗親祼大室禮官進祝冊請署御名命明善代署者三眷遇之隆當時莫並焉至治二年卒于位泰定間贈資善大夫河南行省左丞追封清河郡公謚曰文敏明善早以文章自豪出入秦漢間晩益精詣有文集行世初在江

西金陵每與虞集劇論以相切劘明善言集治諸經惟朱子所定者耳自漢以來先儒所嘗盡心者考之殊未博集亦言凡為文辭得所欲言而止必如明善云若雷霆之震驚鬼神之靈變然後可非性情之正也二人初相得甚驩至京師乃復不能相下董士選之自中臺行省江浙也二人者俱送出都門外士選曰伯生以教導為職當早還復初宜更送我集還明善送至二十里外士選下馬入邸舍中為席出槖中肴酌酒同飲乃舉酒

屬明善曰士選以功臣子出入臺省無補國家惟求得佳士數人為朝廷用之如復初與伯生他日必皆光顯然恐不免為人構間復初中原人也仕必當道伯生南人將為復初排折今為我飲此酒慎勿如是明善受巵酒跪而釂之起立言曰誠如公言無諭他日今隙已開矣請公再賜二巵明善終身不敢忘公言乃再飲而别真人吳全節與明善交尤密嘗求明善作文既成明善謂全節曰伯生見吾文必有譏彈吾所欲知成季為我

治具招伯生來觀之若已入石則無及矣明日集至明善出其文問何如集曰公能從集言去百有餘字則可傳矣明善即泚筆屬集凡刪百二十字而文益精當明善大喜乃驩好如初集每見明經之士亦以明善之言告之明善一子晦蔭受峽州路同知早卒

虞集

虞集字伯生宋丞相允文五世孫也曾祖剛簡為利州路提刑有治績嘗與臨卭魏了翁成都范仲黼李心傳

輩講學蜀東門外得程朱氏微旨著易詩書論語説以發明其義蜀人師尊之祖珏知連州亦以文學知名父汲黄岡尉宋亡僑居臨川崇仁與吴澄為友澄稱其文清而醇嘗再至京師贖族人被俘者十餘口以歸由是家益貧晚稍起家教授於諸生中得富珠哩翀歐陽玄而稱許之以翰林院編修官致仕娶楊氏國子祭酒文仲女咸淳間文仲守衡以汲從未有子為禱於南岳集之將生文仲晨起衣冠坐而假寐夢一道士至前牙兵

啟曰南嶽真人來見既覺聞愓館得男心頗異之集三歲即知讀書歲乙亥汲挈家趨嶺外干戈中無書冊可攜楊氏口授論語孟子左氏傳歐蘇文聞輒成誦比還長沙就外傅始得刻本則已盡讀諸經通其大義矣文仲世以春秋名家而族弟參知政事棟明於性理之學楊氏在室即盡通其說故集與弟槃皆受業家庭出則以契家子從吳澄遊授受具有源委左丞董士選自江西除南行臺中丞延集家塾大德初始至京師以大臣

薦授大都路儒學教授雖以訓廸為職而益自充廣不少暇佚除國子助教即以師道自任諸生時其退每挾策趍門下卒業他館生多相率詣集請益丁内艱服除再為助教除博士監祭殿上有劉生者被酒失禮俎豆閒集言諸監請削其籍大臣有為劉生謝者集持不可曰國學禮義之所出也此而不治何以為教仁宗在東宮傳㫖諭集勿竟其事集以劉生失禮狀上之移詹事院竟黜劉生仁宗更以集為賢大成殿新賜登歌樂其

師世居江南樂生皆河北田里之人情性不相能集親教之然後成曲復請設司樂一人掌之以俟考正仁宗即位責成監學拜臺臣為祭酒除吳澄司業皆欲有所更張以副帝意集力贊其說有為異論以沮之者澄投檄去集亦以病免未幾除太常博士丞相拜珠方為其院使問從集問禮器祭義甚悉集為言先王制作以及古今因革治亂之由拜珠歎息益信儒者有用朝廷方以科舉取士說者謂治平可力致集獨以為當治其源

遷集賢修撰因會議學校乃上議曰師道立則善人多
學校者士之所受教以致於成德達材者也今天下學
官猥以資格授矖加之諸生之上而名之曰師爾有司
弗信之生徒弗信之於學校無益也如此而望師道之
立可乎下州小邑之士無所見聞父兄所以導其子弟
初無必為學問之實意師友之游從亦莫辨其邪正然
則所謂賢材者非自天降地出安有可望之理哉為今
之計莫若使守令求經明行修成德者身師尊之至誠

懇惻以求之其德化之及庶乎有所觀感也其次則求夫操履近正而不為詭異駭俗者確守先儒經義師說而不敢妄為竒論者衆所敬服而非郷愿之徒者延致之日諷誦其書使學者習之入耳著心以正其本則他日亦當有所發也其次則取郷貢至京師罷歸者其議論文藝猶足以聳動其人非若泛泛莫知根柢者矣六年除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仁宗嘗對左右歎曰儒者皆用矣惟虞伯生未顯擢爾會晏駕不及用英宗

即位拜珠為相頗超用賢俊時集以憂還江南拜珠不知也乃言於上遣使求之於蜀不見求之江西又不見集方省墓吳中使至受命趨朝則拜珠不及見矣泰定初考試禮部言於同列曰國家科目之法諸經傳注各有所主者將以一道德同風俗非欲使學者專門擅業如近代五經學究之固陋也聖經深遠非一人之見可盡試藝之文推其高者取之不必先有主意若先定主意則求賢之心狹而差自此始矣後再為考官率持是

說故所取每稱得人泰定初除國子司業遷祕書少監天子幸上都以講臣多高年命集與集賢侍讀學士王結執經以從自是歲嘗在行經筵之制取經史中切於心德治道者用國語漢文兩進讀潤譯之際患夫陳聖學者未易於盡其要指時務者猶難於極其精每選一時精於其學者為之猶數日乃成一篇集為反覆古今名物之辨以通之然後得以無忤其辭之所達萬不及一則未嘗不退而竊歎焉拜翰林直學士俄兼國子祭

酒嘗因講罷論京師恃東南運糧為實竭民力以航不測非所以寛遠人而因地利也與同列進曰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濵青齊萑葦之場也海潮日至淤為沃壤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為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衆分授以地官定其畔以為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為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惰者而易之一年勿征也二年勿征也三年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於朝廷以次漸征之五年有積蓄命以

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佩之符印得以傳子孫如軍官
之法則東面民兵數萬可以近衛京師外禦島夷遠寬
東南海運以紓疲民遂富民得官之志而獲其用江海
游食盜賊之類皆有所歸議定於中說者以為一有此
制則執事者必以賄成而不可為矣事遂寢其後海口
萬戶之設大畧宗之文宗在潛邸已知集名既即位命
集仍兼經筵嘗以先世墳墓在吳越者歲久湮沒乞一
郡自便帝曰爾材何不堪顧今未可去爾除奎章閣侍

書學士時關中大饑民枕籍而死有方數百里無子遺者帝問集何以捄關中對曰承平日久人情宴安有志之士急於近效則怨讟興焉不幸大菑之餘正君子為治作新之機也若遣一二有仁術知民事者稍寛其禁令使得有所為隨郡縣擇可用之人因舊民所在定城郭修閭里治溝洫限畎畝薄征斂招其傷殘老弱漸以其力治之則遠去而來歸者漸至春耕秋斂皆有所助一二歲間勿征勿徭封域既正友望相濟四面而至者

均齊方一截然有法則三代之民將見出於空虛之野矣帝稱善因進曰幸假臣一郡試以此法行之三五年間必有以報朝廷者左右有曰虞伯生欲以此去爾遂罷其議有敕諸兼職不過三免國子祭酒時宗藩暌隔功臣汰侈政教未立帝將策士於廷集被命為讀卷官乃擬制策以進首以勸親親體羣臣同一風俗協和萬邦為問帝不用集以入侍燕閒無益時政且娼嫉者多乃與大學士和塔拉都哩默色等進曰陛下出獨見建

奎章閣覽書籍置學士員以備顧問臣等備員殊無補報竊恐有累聖德乞容臣等辭職帝曰昔我祖宗睿智聰明其於致理之道生而知之朕早歲跋涉難阻視我祖宗既乏生知之明於國家治體豈能周知故立奎章閣置學士員以祖宗明訓古昔治亂得失日陳於前卿等其悉所學以輔朕志若軍國機務自有省院臺任之非卿等責也其勿復辭有旨采輯本朝典故倣唐宋會要修經世大典命集與中書平章政事趙世延同任總

裁集言禮部尚書馬祖常多聞舊章國子司業楊宗瑞素有歷象地理記問度數之學可共領典翰林修撰謝端應奉蘇天爵太常李好文國子助教陳旅前詹事院照磨宋褧通事舍人王士點俱有見聞可助撰録庶幾是書早成帝以嘗命修遼金宋三史未見成績大典令閣學士專率其屬為之既而以累朝故事有未備者請以翰林國史院修祖宗實録時百司所具事蹟參訂翰林院臣言於帝曰實録法不得傳於外則事蹟亦不當

示人又請以國書托卜齊延增修太祖以來事蹟承旨塔斯哈雅曰托卜齊延非可令外人傳者遂皆已俄世延歸集專領其事再閱歲書乃成凡八百帙既上進以目疾丐解職不允乃舉治書侍御史馬祖常自代不報御史中丞趙世安秉間為集請曰虞伯生久居京師甚貧又病目幸假一外任便醫帝怒曰一虞伯生汝輩不容耶帝方嚮用文學以集弘才博識無施不宜一時大典冊咸出其手故重聽其去集每承詔有所述作必以

帝王之道治忽之故從容諷切冀有感悟承顧問及古今政治得失尤委曲盡言或隨時規諫出不語人諫或不入歸家悒悒不樂家人見其然不敢問其故也時世家子孫以才名進用者衆患其知遇日隆每思有以間之既不效則相與摘集文辭指為譏訕賴天子察知有自故不能中傷然集遇其人未嘗少變一日命集草制封乳母夫為營都王使貴近阿榮庫庫傳旨二人者素忌集繆言制封營國公集具藁俄丞相自榻前來索制

詞甚急集以槀進丞相愕然問故集知為所紿即請易
槀以進終不自言二人者愧之其雅量類如此論薦人
材必先器識心所未善不為牢籠以沽譽評議文章不
折之於至當不止其詭於經者文雖善不與也雖以此
二者忤物速謗終不為動光人龔伯璲以才俊為馬祖
常所喜祖常為御史中丞伯璲游其門祖常亟稱之欲
集為薦引集不可曰是子雖小有才然非遠器亦恐不
得令終祖常猶未以為然一日邀集過其家設宴酒半

出薦牘求集署集固拒之祖常不樂而罷文宗崩集在
告欲謀南還弗果幼君崩大臣將立托歡特穆爾太子
用至大故事召諸老臣赴上都議政集在召列祖常使
人告之曰御史有言乃謝病歸臨川初文宗在上都將
立其子喇特納達喇為皇太子乃以托歡特穆爾太子
乳母夫言明宗在日素謂太子非其子黜之江南驛召
翰林學士承旨額琳特穆爾奎章閣大學士和塔拉都
哩默色書其事于托卜齊延又召集使書詔播告中外

時省臺諸臣皆文宗素所信用同功一體之人御史亦不敢斥言其事意在諷集速去而已伯𧨏後以用事敗殺其身世乃服集知人元統元年遣使賜上尊酒金織文錦二召還禁林疾作不能行屢有勑即家撰文褒錫勲舊侍臣有以舊詔為言者帝不懌曰此我家事豈由彼書生耶至正八年五月巳未以病卒年七十有七官自將仕郎十二轉為通奉大夫贈江西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封仁壽郡公集孝友方二親以故家令德巾

遭亂亡僑寓下邑左右承順無遺弟樂早卒教育其孤無異已子兄采以莞庫輸賦京師虧數千緡盡力營貸代償之無難色撫庶弟嫁孤妹具有恩意山林之士知古學者必折節下之接後進雖少且賤如敵已當權門赫奕未嘗有所附麗集議中書正言讜論多見容受屢以片言解疑誤出人於濵死亦不以為德張珪趙世延尤敬禮之有所疑必咨焉家素貧歸老後食指益衆登門之士相望於道好事爭起邸舍以待之然碑版之文

未嘗苟作南昌富民有伍真父者貲産甲一方娶諸王女爲妻充本位下郡總管既卒其子屬豐城士甘慤求集文銘父墓奉中統鈔五百錠準禮物集不許慤愧歎而去其束修羔鴈之入還以爲賓客費雖空乏弗恤也集學雖博洽而究極本源研精探微心解神契其經緯彌綸之妙一寓諸文藹然慶歷乾淳風烈嘗以江左先賢甚衆其人皆未易知其學皆未易言後生晚進知者鮮矣欲取太原元好問中州集遺意别爲南州集以表

章之以病目而止平生為文萬篇藁存者十二三早歲與弟槃同闢書舍為二室左室書陶淵明詩於壁題曰陶庵右室書邵堯夫詩題曰邵庵故世稱邵庵先生子四人安民以廕歷官知吉州路安福州游其門見稱許者莆田陳旅旅亦有文行世國學諸生若蘇天爵王守誠輩終身不名他師皆當世稱名卿者其交游尤厚者曰范梈梈字仲常延祐五年第進士授吉安永豐丞丁父憂除湘鄉州判官頗稱癖古有富民殺人使隷巳者

坐之上下皆阿從槃獨不署殺人者卒不免死而坐者得以不寃有巫至其州稱神降告其人曰某方火即火又曰明日某方火民以火告者槃皆赴救至達晝夜告者數十寢食盡廢縣長吏以下皆迎巫至家厚禮之又曰將有大水且兵至州大家皆盡室逃槃得刼火卒一人訊之盡得巫黨所為坐捕盜司召巫至鞫之無敢施鞭箠者槃謂卒曰此將為大亂安有神乎急治之盡得黨與數十人羅絡内外果將為變者同僚皆不敢出視

曰君自為之槃乃斷巫并其黨如法一時吏民始服儒者為政若此秩滿除嘉魚縣尹槃已卒槃幼時嘗讀郴子厚非國語以為國語誠可非而郴子之說亦非也著非非國語時人已歎其有識詩書春秋皆有論著而春秋乃其家學故尤善讀吳澄所解諸經義輒得其旨趣所在澄亟稱之兄集接方外士必扣擊其說嘗以為聖人之教不明為學者無所底止苟於吾道異端疑似之閒不能深知而欲竆究夫性命之原死生之故其不折

而歸之者寡矣槃不然聞諸僧在坐輒不入竟去其為人方正有如此雖集亦嚴憚之然不幸年不及艾而卒范梈字亨父一字德機清江人家貧早孤母熊氏守志不他適長而教之梈天資穎異所誦讀輒記憶雖瀰然清寒若不勝衣於流俗中克自樹立無苟賤意居則固窮守節竭力以養親出則假陰陽之技以給旅食䟽詩工文用力精深人罕知者年三十六始客京師即有聲諸公間中丞董士選延之家塾以朝臣薦為翰林院編

修官秩滿御史臺擢海南海北道廉訪司照磨巡歷遐僻不憚風波瘴癘所至興學教民雪理寃滯甚衆遷江西湖東長吏素稱嚴明於僚屬中獨敬異之選充翰林供奉御史臺又改擢福建閩海道知事閩俗素汙文繡局取良家子為繡工無別尤甚檡作歌詩一篇述其獘廉訪使取以上聞皆罷遣之其獘遂革未幾移疾歸故里天歷二年授湖南嶺北道廉訪司經歷以養親辭是歲毋喪明年十月亦以疾卒年五十九所著詩文多傳

於世㮚持身廉正居官不可干以私疏食飲水泊如也吳澄以道學自任少許可嘗曰若亨父可謂特立獨行之士矣為文志其墓以東漢諸君子擬之

揭傒斯

揭傒斯字曼碩龍興富州人父來成宋鄉貢進士傒斯幼貧讀書尤刻苦晝夜不少懈父子自為師友由是貫通百氏早有文名大德間稍出游湘漢湖南帥趙淇雅號知人見之驚曰他日翰苑名流也程鉅夫盧摯先後

為湖南憲長咸器重之鉅夫因妻以從妹延祐初鉅夫
挈列薦于朝特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時平章李孟監
修國史讀其所撰功臣列傳歎曰是方可名史筆若他
人直謄吏牘爾陞應奉翰林文字仍兼編修遷國子助
教復留為應奉南歸省毋旋復召還傒斯凡三入翰林
朝廷之事臺閣之儀靡不閑習集賢學士王約謂與傒
斯談治道大起人意授之以政當無施不可天歴初開
奎章閣首擢為授經郎以教勲戚大臣子孫文宗時幸

閤中有所咨訪奏對稱旨恒以字呼之而不名每中書奏用儒臣必問曰其材何如揭曼碩間出所上太平政要策以示臺臣曰此朕授經郎揭曼碩所進也其見親重如此富州地不產金官府惑於姦民之言為募淘金戶三百而以其人總之散往他郡采金以獻歲課自四兩累增至四十九兩其人既死而三百戶所存無什一又貧不聊生有司遂責民之受役於官者代輸民多以是破產中書因傒斯言遂蠲其征民賴以甦富州人至

令德之與修經世大典文宗取其所撰憲典讀之顧謂近臣曰此豈非唐律乎特授藝文監丞參檢校書籍事且屢稱其純實欲進用之會文宗崩而止元統初詔對便殿慰諭良久命賜以諸王所服表裏各一躬自辨識以授之遷翰林待制陞集賢學士階中順大夫先是儒學官赴吏部銓者必移集賢考較其所業集賢下國子監監下博士吏文淹稽動踰累月傒斯請更其法以事付本院屬官人甚便之奉旨祀北嶽濟瀆南鎮便道西

還時泰王巴延當國屢促其還傒斯引疾固辭旣而天子親擢為奎章閣供奉學士乃即日就道未至改翰林直學士及開經筵再陞侍講學士同知經筵事以對品進階中奉大夫時新格超陞不越二等獨傒斯進四等轉九階葢異數也經筵無專官曰領曰知多宰執大臣故微辭奥義必屬傒斯訂定而後進其言往往寓獻替之誠務以裨益治道天子嘉其忠懇數出金織文段以賜至正三年年七十致其事而去詔遣使追及于瀔南

尋復奉上尊諭旨還撰明宗神御殿碑文成賜楮幣萬緡白金五十兩中宮賜白金亦如之求去不許命丞相托克托及執政大臣諭毋行傒斯曰使揭傒斯有一得之獻諸公用其言而天下蒙其利雖死于此何恨不然何益之有丞相因問方今致治何先傒斯曰儲材為先養之於位望未隆之時而用之於周密庶務之後則無失材廢事之患矣一日集議朝堂傒斯抗言當兼行新舊銅錢以救鈔法之弊執政言不可傒斯持之益力丞

相雖稱其不阿而竟莫行其言也詔修遼金宋三史傒斯與為總裁官丞相問修史以何為本曰用人為本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用人之道又當以心術為本也且與僚屬言欲求作史之法須求作史之意古人作史雖小善必錄小惡必記不然何以示懲勸由是毅然以筆削自任凡政事得失人材賢否一律以是非之公至於物論之不齊必反覆辨論以求歸於至當而後止四

年遼史成有旨奬諭仍督早成金宋二史徯斯留宿史館朝夕不敢休因得寒疾七日卒時方有使者至自上京錫宴史局以徯斯故改宴日使者以聞帝為嗟悼賜楮幣萬緡仍給驛舟護送其喪歸江南六年制贈護軍追封豫章郡公諡曰文安有勲爵而無官階者有司失之也徯斯少處窮約事親菽水粗具而必得其歡心曁有禄入衣食稍踰於前輒愀然曰吾親未嘗享是也故平生清儉至老不渝友于兄弟終始無間言立朝雖居

散地而急於薦士揚人之善惟恐不及而聞吏之貪墨病民者則尤不曲為之揜覆也為文章敘事嚴整語簡而當詩尤清婉麗密善楷書行草朝廷大典冊及元勳茂德當得銘辭者必以命焉殊方絶域咸慕其名得其文者莫不以為榮云

黄溍

黄溍字晉卿婺州義烏人母童氏夢大星墜于懷乃有娠歷二十四月始生溍溍生而俊異比成童授以書詩

不一月成誦迨長以文名於四方中延祐二年進士第授台州寧海丞縣地瀕鹽場亭户恃其不統於有司肆毒害民編户隷漕司及財賦府者亦謂各有所憑横暴尤甚湑皆痛繩以法吏以利害白弗顧也民有後母與僧通而酖殺其父者反誣民所為獄將成湑變衣冠陰察之具知其姦偽卒直其寃惡少年名在盗籍者而謀為刼奪未行邑大姓執之圖中賞格初無獲財左驗事久不決湑為之疏剔以其獄上論之如本條免死者十

餘人遷兩浙都轉運鹽使司石堰西場監運改諸暨州判官巡海官舸例以三載一新費出於官而責足于民有餘則揔其事者私焉溍撙節浮蠹以餘錢還民驩呼而去奸民以僞鈔鈎結黨與脅攘人財官若吏聽其謀挾往新昌天台寧海東陽諸縣株連所及數百家民受毒至慘郡府下溍鞫治溍一問皆引伏官吏除名同謀者皆杖遣之有盜繫於錢塘縣獄游民賂獄吏私縱之假署文牒發其來為向導逮捕二十餘家溍訪得其情

以正盜冝傳重議持偽文書來者又非州民俱械還錢塘誣者自明入為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轉國子博士視弟子如朋友未始以師道自尊輕納人拜而來學者滋益恭業成而仕皆有聞于世時欲增設禮殿配位四配位合東坐而西向學官或議分置於左右同列不敢爭溍獨面折之事乃止出為江浙等處儒學提舉溍年始六十七不俟引年亟上納禄侍親之請絶江徑歸俄以秘書少監致仕未幾落致仕除

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尋兼經筵官執經進講者三十有二帝嘉其忠數出金織紋段賜之陞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階自將仕郎七轉至中奉大夫旋上章求歸不俟報而行帝聞之遣使者追還京師復為前官久之始得謝南還優游田里間凡七年卒於繡湖之私第年八十一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江夏郡公謚曰文獻溍天資介特在州縣唯以清白為治月俸弗給每鬻產以

佐其費及升朝行挺立無所附足不登鉅公勢人之門君子稱其清風高節如氷壺三尺纎塵弗汙然剛中少容觸物或弦急霆震若未易涯涘一旋踵間煦然陽春滔之學博極天下之書而約之於至精剖析經史疑難及古今因革制度名物之屬旁引曲證多先儒所未發文辭布置謹嚴援據精切俯仰雍容不大聲色譬之澄湖不波一碧萬頃魚鼈蛟龍潛伏不動而淵然之光自不可犯所著書有日損齋稾二十三卷義烏志七卷筆

記一卷同郡梆貫吳萊皆浦陽人貫字道傳器局凝定端嚴若神嘗受性理之學於蘭溪金履祥必見諸躬行自幼至老好學不倦凡六經百氏兵刑律歷數術方技異教外書靡所不通作文沉鬱春容涵肆演迤人多傳誦之始用察舉為江山縣儒學教諭仕至翰林待制與溍及臨川虞集豫章揭傒斯齊名人號為儒林四傑所著書有文集四十卷字系二卷近思録廣輯三卷金石竹帛遺文十卷年七十三卒萊字立夫集賢大學士直

方之子也輩行稍後於貫溍天資絶人七歳能屬文凡書一經目輒成誦嘗往族父家日易漢書一帙以去族父迫叩之萊琅然而誦不遺一字三易他編皆如之衆驚以為神延祐七年以春秋舉上禮部不利退居深褭山中益窮諸書奥吉著尚書標説六卷春秋世變圖二卷春秋傳授譜一卷古職方録八卷孟子弟子列傳二卷楚漢正聲二卷樂府類編一百卷唐律删要三十卷文集六十卷他如詩傳科條春秋經説胡氏傳證誤皆

未脫稾萊尤喜論文甞云作文如用兵兵法有正有奇正是法度要部伍分明奇是不為法度所縛舉眼之頃千變萬化坐作進退擊刺一時俱起及其欲止什伍各還其隊元不曾亂聞者服之貫平生極慎許與每稱萊為絕世之才潛晚年謂人曰萊之文嶄絕雄深類秦漢間人所作實非今世之士也吾縱操觚一世又安敢及之哉其為前輩所推許如此萊以御史薦調長薌書院山長未上卒年僅四十有四君子惜之私謚曰淵穎先

生

元史卷一百八十一

元史卷一百八十一考證

元明善傳張瑄爲其省參政　原刻訛作朱瑄考成宗本紀大德六年籍朱清張瑄家蓋二人始開海運舉必並書遂誤爲朱瑄也

宣聖五十四世孫思晦　原刻訛五十五世按孔思晦傳及闕復所撰廟碑虞集尼山書院記皆作五十四世今據改

明善一子　按明善自撰元氏新阡表云二子馬祖常

碑云長晦次高張養浩碑亦稱二子長晦次幼傳云

一子猶未備也

虞集傳元統元年遣使賜上尊酒　原刻訛作二年考

順帝本紀及續綱目集之謝病及賜酒幣皆元年事

今改正

至正八年以病卒　按謚法考續通鑑皆言集賜謚文

靖傳書所贈官階而不及謚屬遺漏

元史卷一百八十二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列傳第六十九

張起巖

張起巖字夢臣其先章邱人五季避地禹城高祖迪以元帥右監軍權濟南府事徙家濟南當金之季張榮據有章邱鄒平濟陽長山新市蒲臺新城淄州之地歲丙

戍歸於太祖始終能效忠節迪與其子福實先後羽翼之福仕為濟南路軍民鎮撫兵鈐轄權府事生東昌録事判官鐸鐸生四川行省儒學副提舉範範生起巖初其母邛氏有娠見長蛇數丈入榻下已忽不見乃驚而誕起巖幼從其父學年弱冠以察舉為福山縣學教諭值縣官捕蝗移攝縣事久之聽斷明允其民相率曰若得張教諭為真縣尹吾屬何患焉政成遷安邱中延祐乙卯進士首選除同知登州事特旨改集賢修撰轉國

子博士陞國子監丞進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丁
内艱服除選為監察御史中書𠫵政楊廷玉以墨敗臺
臣奉旨就廟堂逮之下吏丞相都爾蘇疾其摧辱同列
悉誣臺臣罔上欲寘之重辟起巖以新除留臺抗章論
曰臺臣按劾百官論列朝政職使然也今以奉職獲戾
風紀解體正直結舌忠良寒心殊非盛世事且世皇建
臺閣廣言路維持治體陛下即位詔旨動法祖宗今臺
臣坐譴公論杜塞何謂法祖宗耶章三上不報起巖廷

爭愈急帝感悟事乃得釋猶皆坐罷免還鄉里遷中書
右司員外郎進左司郎中兼經筵官拜太子右贊善丁
外艱服除改燕王府司馬拜禮部尚書文宗親郊起巖
充大禮使導帝陟降步武有節衣前後襜如陪位百官
望之如古圖畫中所覩帝甚嘉之賜賚優渥轉參議中
書省事寧宗崩燕南俄起大獄有妄男子上變言部使
者謀不軌按問皆虛法司謂唐律告叛者不反坐起巖
奮謂同列曰方今嗣君未立人情危疑不亟誅此人以

杜奸謀慮妨大計趣有司具獄都人肅然大事尋定中書方列坐銓選起巖薦一士可用丞相不悅起巖即攝衣而起丞相以為忤己遷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修三朝實錄加同知經筵事御史臺奏除浙西廉訪使不允已而擢陜西行臺侍御史將行復留為侍講學士拜江南行臺侍御史召入中臺為侍御史轉燕南廉訪使搏擊豪强不少容貸貧民賴以吐氣滹沱河水為真定害起巖請封河神為侯爵而移文責之復修其

隄防淪其湮鬱水患遂息陞江南行臺御史中丞拜翰
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知經筵事右丞相伯奇
里克布哈為臺臣所糾罷未幾再入相諷詞臣言臺章
之非起巖執不可聞者壯之俄拜御史中丞論事剴直
無所顧忌與上官多不合詔修遼金宋三史復命入翰
林為承旨充總裁官積階至榮祿大夫起巖熟於金源
典故宋儒道學源委尤多究心史官有露才自是者每
立言未當起巖據理竄定深厚醇雅理致自足史成年

始六十有五遂上疏乞骸骨以歸後四年卒諡曰文穆

起巖面如紫瓊美髯方頤兩眉目清揚可觀望而知為

雅量君子及其臨政決議意所背鄉屹若泰山不可回

奪或時面折人面頸發赤不少恕廟堂憚之識者謂其

外和中剛不受人籠絡如歐陽修名聞四裔安南修貢

其陪臣致其世子之辭必候起巖起居性孝友少處窮

約下帷教授躬致米百里外以養父母撫弟如石教之

宦學無不備至舉親族弗克葬者二十餘喪且買田以

給其祭凡獲俸賜必與故人賓客共之卒之日廪無餘粟家無餘財先是至元乙酉三月乙亥太史奏文昌星明文運將興時世祖行幸上京明日丙子皇孫降生於儒州是夜起巖亦生其後皇孫踐阼是為仁宗始詔設科取士及廷試起巖遂為第一人論者以為非偶然也起巖博學有文善篆隸有華峯漫槀華峰類槀金陵集各若干卷藏于家子二人琳琢

歐陽玄

歐陽玄字原功其先家廬陵與文忠公修同所自出至曾大父新始遷居瀏陽故玄為瀏陽人幼岐嶷母李氏親授孝經論語小學諸書八歲能成誦始從鄉先生張貫之學日記數千言即知屬文十歲有黃冠師注目視玄謂貫之曰是兒神氣凝遠目光射人異日當以文章冠世廊廟之器也言訖而去亟追與語已失所之部使者行縣玄以諸生見命賦梅花詩立成十首晚歸增至百首見者駭異之年十四益從宋故老習為詞章下筆

輒成章每試庠序輒占高等弱冠下帷數年人莫見其面經史百家靡不研究伊洛諸儒源委尤為淹貫延祐元年詔設科取士以尚書與貢明年賜進士出身授岳州路平江州同知調太平路蕪湖縣尹縣多疑獄久不決之察其情皆為平反豪右不法虐其驅奴之斷之從良貢賦徵發及時民樂趨事教化大行飛蝗獨不入境改武岡縣尹縣控制溪洞蠻獠雜居撫守稍乖輒弄兵犯順之至踰月赤水太清兩洞聚衆相攻殺官曹相

顧失色計無從出玄即日單騎從二人徑抵其地諭之至則死傷滿道戰鬬未已猺人熟玄名棄兵仗羅拜馬首曰我曹非不畏法緣訴其事於縣縣官不為直反以繇役横斂掊克之情有弗堪乃發憤就死耳不意煩我清廉官自來玄諭以禍福歸為理其訟猺人遂安召為國子博士陞國子監丞致和元年遷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時當兵興玄領印攝院事日直内廷參決機務凡遠近調發制詔書檄旣而改元天歷郊廟建后立

儲肆赦之文皆經撰述復條時政數十事實封以聞多推行之明年初置奎章閣學士院又置藝文監隷焉皆選清望官居之文宗親署𤣥為藝文少監奉詔纂修經世大典陞太監檢校書籍事元統元年改僉太常禮儀院事拜翰林直學士編修四朝實録俄兼國子祭酒召赴中都議事陞侍講學士復兼國子祭酒重紀至元五年足患風痺乞南歸以便醫藥帝不允拜翰林學士未幾懇辭去位帝復不允免其行朝賀禮至正改元吏張

朝政事有不便者集議廷中玄極言無隱科目之復沮者尤衆玄尤力爭之未幾南歸復起為翰林學士以疾未行詔修遼金宋三史召為總裁官發凡舉例俾論撰者有所據依史官中有悻悻露才論議不公者玄不以口舌爭俟其呈藁援筆竄定之統系自正至於論讚表奏皆玄屬筆五年帝以玄歷仕累朝且有修三史功諭旨丞相超授爵秩遂擬拜翰林學士承旨及入奏上稱快者再三已而乞致仕帝復不允御史臺奏除福建廉

訪使行次澗西疾復作乃上休致之請作南山隱居優游山水之間有終焉之志復拜翰林學士承旨𤣥屢力辭不獲命奉勅定國律尋乞致仕陳情懇切乃特授湖廣行中書省右丞致仕賜白玉束帶給俸賜以終其身將行帝復降旨不允仍前翰林學士承旨進階光禄大夫十四年汝潁盜起蔓延南北州縣幾無完城𤣥獻招捕之策千餘言鑿鑿可行當時不能用十七年春乞致仕以中原道梗欲由蜀還鄉帝復不允時將大赦天下

宣赴內府𤣥久病不能步履丞相傳旨肩輿至延春閣
下實異數也是歲十二月戊戌卒於崇教里之寓舍年
八十五中書以聞帝賜賻甚厚贈崇仁昭德推忠守正
功臣大司徒柱國追封楚國公謚曰文𤣥性度雍容含
弘縝密處己儉約為政廉平歷官四十餘年在朝之日
殆四之三三任成均而兩為祭酒六入翰林而三拜承
旨修實録大典三史皆大製作屢主文衡兩知貢舉及
讀卷官凡宗廟朝廷雄文大冊播告萬方制誥多出𤣥

手金繒上尊之賜幾無虛歲海内名山大川釋老之宫王公貴人墓隧之碑得玄文辭以為榮片言隻字流傳人間咸知寶重文章道德卓然名世羽儀斯文贊衛治具與有功焉玄無子以從子達老後復先玄卒有圭齋文集若干卷傳于世

許有壬

許有壬字可用其先世居潁後徙湯陰有壬幼頴悟讀書一目五行嘗閲衡州淨居院碑文近千言一覽輒背

誦無遺年二十暢師文薦入翰林不報授開寧路學正陞教授未上辟山北廉訪司書吏擢延祐二年進士第授同知遼州事會闕中有警鄰州聽民出避棄孩嬰滿道上有壬獨率弓箭手閉城門以守卒獲無虞州有追逮不許胥隸足跡至村疃唯給信牒令執里役者呼之民安而事集右族貪虐者懲之冤獄雖有成案皆平反而釋其罪州遂大治六年己未除山北廉訪司經歷至治元年遷吏部主事二年轉江南行臺監察御史行部

廣東以貪墨劾罷廉訪副使哈濟賚音至江西會廉訪使苗好謙監焚昏鈔檢視鈔者日至百餘人好謙恐其有弊痛鞭之人畏罪率剔真為偽以迎其意凭庫吏而下榜掠無全膚迄莫能償有壬覆視之率真物也遂釋之凡勢官豪民人畏之如虎狼者有壬悉擒治以法部內肅然召拜監察御史三年八月英宗暴崩於南坡賊臣特克實遣人自上京至封府庫收百官印有壬知事急即往告中丞董守庸守庸謂宮禁事非予所當問有

壬即疏守庸及經歷多爾濟巴勒監察御史郭額森呼
圖克阿附特克實之罪以俟十月特克實伏誅泰定帝
發上都御史大夫寧珠先還京師有壬即袖疏上之及
帝至復上言特們德爾之子索諾木與聞大逆乞賜典
刑其兄弟勿令出入宫禁中書平章王毅右丞高昉横
罹奪爵而四川行省平章趙世延受禍尤慘皆請雪寃
復職繼上正始十事一曰輔翼太子宜先訓導二曰選
選長官宜先培養三曰通籍宫禁宜别貴賤四曰欲謹

兵權宜削兼領五曰武備廢弛宜加修飭六曰賊臣妻妾宜禁勢官徵索七曰前赦權以止變宜再詔以正名八曰特們德爾諸子宜籍没以懲惡九曰考驗經費以減民賦十曰撙節浮蠹以紓國用帝多從之泰定元年初立詹事院選為中議改中書左司員外郎京畿有壬請振之同列讓曰子言固善其如虧國何有壬曰不然民本也不虧民顧豈虧國邪卒白於丞相發糧四十萬斛濟之民賴以活者甚衆國學舊法每以積分次第

貢以出官執政用監丞張起巖議欲廢之而以推擇德行為務有壬折之曰積分雖未盡善然可得博學能文之士若曰惟德行之擇其名固佳恐皆厚貌深情專意外飾或懵不能識丁矣議久不決三年六月陞右司郎中其事遂行已而復寢獲盜例有賞論者多疑其偽有淹四十餘年者羣訴於馬首有壬曰盜賊方熾求疵太甚緩急何以使人但經部使者覆覈者皆予官俄移左司郎中每遇公議有壬屢爭事得失迅掃積滯幾無留

牘都事宋本退語人曰此貞觀開元間議事也明年丁
父憂天歷三年擢兩淮都轉運鹽司使先是鹽法壞廷
議非有壬不能集事故有是命有壬詢究弊端立法而
通融之國課遂登至順二年二月召參議中書省事未
幾以丁母憂去元統元年復以參議召明年甲戌拜治
書侍御史轉奎章閣學士院侍書學士仍治臺事會福
達嚕噶齊旺布籍丞相勢宿衛東宮其行頗淫穢御史
劾之旺布蔵御史大夫家有壬捕而遣之九月拜中書

叅知政事知經筵事帝詔羣臣議上皇太后尊號為太皇太后有壬曰皇上於皇太后母子也若加太皇太后則為孫矣非禮也衆弗之從有壬曰今制封贈祖父母降於父母一等蓋推恩之法近重而遠輕今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是推而遠之乃反輕矣豈所謂尊之者邪弗之聽中書平章政事徹爾特穆爾挾私憾奏罷進士科有壬廷爭甚苦不能奪遂稱疾在告帝强起之拜侍御史會汝寧棒胡反大臣有忌漢官者取賊所造旗幟

及偽宣勑班地上問曰此欲何為耶意漢官諱言反將以罪中之有壬曰此曹建年號稱李老君太子部署士卒以敵官軍其反狀甚明尚何言其語遂塞廷議欲行古劓法立行樞密院禁漢人南人勿學蒙古畏吾兒字書有壬皆爭止之重紀至元初長蘆韓公溥因家藏兵器遂起大獄株連臺省多以贓敗獨無有壬名由是忌者益甚有壬度不可留遂歸彰德已而南遊湘漢間至元六年召入中書仍為叅知政事明年改元至正有

壬極論帝當親祀太廟母后虛位徽政院當罷改元命相當合為一詔冗職當沙汰錢糧當裁節如此之類人皆韙之轉中書左丞二年曩嘉特沁薩巴及博囉特穆爾獻議開西山金口導渾河踰京城達通州以通漕運丞相托克托主行之甚力有壬爭曰渾河之水湍悍易決而足以為害淤淺易塞而不可行舟況地勢高下甚有不同徒勞民費財耳不聽後卒如有壬言先是有壬之父熙載仕長沙日設義學訓諸生既歿而諸生思之

為立東岡書院朝廷賜額設官以為育才之地南臺監察御史茂巳爾斯緣睢眦怨言書院不當立并搆浮辭誣衊有壬并其二弟有儀有孚有壬遂稱病歸四年改江浙行省左丞辭六年召為翰林學士既上又辭監察御史累章辨其誣俄拜浙西廉訪使未上復以翰林學士承旨召仍知經筵事明年夏授御史中丞賜白玉束帶及御衣一襲未幾復以病歸監察御史達蘭布哈銜有壬時短長之奏劾甚力事尋白十二年盜起河南聲

撼河朔間有壬畫備禦之策十五條以授郡將民籍以安十三年起拜河南行省左丞朝廷遣將出征環河南境連營以百數一切芻餉皆仰給之有壬從容集事若平時然十五年遷集賢大學士尋改樞密副使復拜中書左丞時以言為諱有壬力言朝廷務行姑息之政賞重罰輕故將士貪掠子女玉帛而無鬬志遂倡招降之策言多不載有僧名開自高郵來言張士誠乞降衆幸事且成皆大喜有壬獨疑其妄呼僧詰之果語塞不能

對轉集賢大學士兼太子左諭德階至光祿大夫有壬
前朝舊德太子頗敬禮之一日入見方臂鷙禽以為樂
遽呼左右屏去十七年以老病力乞致仕久之始得請
詔給俸賜以終其身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卒年七
十八有壬歷事七朝垂五十年遇國家大事無不盡言
皆一根至理而曲盡人情當權臣恣睢之時稍忤意輒
誅竄隨之有壬絶不為巧避計事有不便明辨力諍不
知有死生利害君子多之有壬善筆札工辭章歐陽玄

序其文謂其雄渾閎雋湧如層瀾迫而求之則淵靚深實益深許之也所著有至正集若干卷謚曰文忠子一人曰禎

宋本

宋本字誠夫大都人自幼穎拔異羣兒既成童聚經史窮日夜讀之句探字索必通貫乃已嘗從父禎官江陵江陵王奎文明性命義理之學本在質所得造詣日深善為古文辭必己出峻潔刻厲多微辭年四十始還燕

至治元年策天下士于廷本為第一人賜進士及第授翰林修撰泰定元年春除監察御史首言逆賊特克實等雖伏誅其黨樞密副使阿薩爾身親弑逆以告變得竄嶺南乞早正天討國制範黃金為太廟神主仁宗室盜竟竊去本言在法民間失盜捕之違期不獲猶治罪太常失典守及在京應捕官皆當罷去又言中書宰執日趨禁中固寵苟安兼旬不至京堂壅滯機務乞戒飭臣僚自非入宿衛日必詣所署治事皆不報踰月調國

子監丞夏風烈地震有旨集百官雜議弭災之道時宿
衛士自北方來者復遣歸乃羣相剽刼殺人桓州道中
既逮捕舒瑪爾節奏釋之蒙古千戶使京師宿邸中適
民朱甲妻女車過邸門千戶悅之并從者奪以入朱泣
訴於中書舒瑪爾節庇不問本適與議本復抗言特克
實餘黨未誅仁廟神主盜未得桓州盜未治朱甲寃未
伸刑政失度民憤天怨災異之見職此之由辭氣激奮
衆皆聳聽冬移兵部員外郎二年轉中書左司都事會

議招撫溪洞民故將李守山之子嘗假兵部尚書從諸
王帥兵征欝林州猺民李在道納妾留不進兵敗歸樞
密副使王布琳濟達言李平猺有功當遷官本言李棄
軍娶妾逗撓軍期宜亟寘諸法況可官邪王色沮乃不
敢言舒瑪爾節死左丞相都爾蘇當國得君與平章政
事額卜德呼勒皆西域人西域富賈以異石名曰𤨏者
來獻其估鉅萬或未酬其直諸嘗有過為司憲褫官或
有出其門者三年冬額卜德呼勒自禁中出至政事堂

集宰執僚佐命左司員外郎胡彝以詔藁示本乃以星
孛地震赦天下仍命中書酬累朝所獻諸物之直擢用
自英廟至今為憲臺奪官者本讀竟白曰今譬灾異而
畀獻物未酬直者憤怨此有司細故形諸王言必貽笑
天下司憲褫有罪者官世祖成憲也今上御位累詔法
世祖今擢用之是廢成憲而反汙前詔也後復有邪佞
贓穢者將治之邪置不問邪宰執聞本言相視歎息罷
去明日宣詔竟本遂稱疾不出四年春遷禮部郎中天

歷元年冬陞吏部侍郎二年改禮部侍郎是年文宗開奎章閣置藝文監檢校書籍超太監至順元年進奎章閣學士院供奉學士二年冬出為河東廉訪副使將行擢禮部尚書三年冬寧宗崩順帝未至皇太后在興聖宫正旦議循故事行朝賀禮本言宜上表興聖宫廢大明殿朝賀衆是而從之元統元年兼經筵官冬拜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不拜復留為奎章閣學士院承制學士仍兼經筵官二年夏轉集賢直學士兼國子祭酒兼

經筵如故是年冬十一月二十五日卒年五十四階官自承務郎十轉至太中大夫本性高抗不屈持論堅正制行純白不可干以私而篤朋友之義堅若金鐵人有片善稱道不少置尤以植立斯文自任知貢舉取進士滿百人額為讀卷官增第一甲為三人父官南中貿賣宅以去居官清慎自持饘粥至不給本末弱冠聚徒以養親殆二十年歷仕通顯猶僦屋以居及卒非賻贈幾不能給棺斂執紼者近二千人皆縉紳大夫門生故吏

及國子諸生未嘗有一雜賓時人榮之本所著有至治集四十卷行于世諡正獻弟聚字顯夫登泰定元年進士第授校書郎累官至翰林直學士諡文靖聚嘗為監察御史於朝廷政事多所建明其文學與本齊名人稱之曰二宋云

謝端

謝端字敬德蜀之遂寧人宋末蜀士多避兵江陵因家焉端幼頴異五六歲能吟詩十歲能作賦弱冠與尚書

宋本同師明性理為古文又同教授江陵城中以文學齊名時號謝宋史杠宣慰荆南數加延禮薦之姚樞樞方以文章大名自負少所許可以所為文眎端端一讀即能指擿其用意所在樞歎奬不已語人後二十年若謝端者豈易得哉用薦者署校官不報科舉法行就試河南行省中其舉以内艱不會試延祐五年乃擢進士乙科授承事郎潭州路同知湘陰州事歲滿入為國子博士遷太常博士盜入太廟失第八室黃金主坐罷去

端禮官非典守不當坐亦不辨尋除翰林修撰陞待制以選為國子司業遂為翰林直學士階太中太夫端善為政筮仕湘陰猾吏束手不敢舞文法豪民無賴者遠避去部使者行部旁郡滯訟皆委端讞端剖決如流績譽籍然其文章嚴謹有法寧約近瘠無奢滋駁居翰林久至順元統以來國家崇號慈極升祔先朝加封宣聖考妣制冊多出其手預修文宗明宗寧宗三朝實錄及累朝功臣列傳時稱其有史才初文宗建奎章閣蒐羅

中外才俊置其中甞語阿榮曰當今文學之士朕惟未
識謝端亡何文宗崩竟不及用端端又與趙郡蘇天爵
同著正統論辨金宋正統甚悉世多傳之至元六年卒
年六十二元世蜀士以文名者曰虞集而謝端其次云

元史卷一百八十二

元史卷一百八十二考證

許有壬傳三年八月　原刻無三年二字按英宗之崩在三年八月原文類敘于二年之下則紀年未明今據通鑑綱目增

所著有至正集若干卷　按元史類編作一百卷

宋本傳諡文靖　原刻訛文清據永樂大典改正